

花香果香书香

谢冕

由满城的读书声夹带而来的另一种迷人的香气：这就是书香。这首题为《送朱叔赐赴闽中幕府》的诗的作者是南宋的吕祖谦。诗人为我们带来了遥远年代的特殊的文化记忆。记得幼时，我家在城中如今被称为“三坊七巷”的郎官巷。每天夜晚，市集散后，街巷寂静。此时家家亮起灯火，四围响起了琅琅书声。那是童蒙识字的读书之声，其声悠悠，其乐融融，我在其中。

像这样描写福州读书之盛的诗还有更多。有专讲读书的，表现了福州的风雅：“等闲田地多栽竹，是处人家爱读书”（龙昌期）；“天涯何代无过客，海上千秋有讲坛”（叶向高）。福州人认定，三坊七巷里有大智慧：“谁知五柳孤松客，却住三坊七巷间”（陈衍）。

闽省旧称“蛮荒之地”，文化并不发达。晋室东迁，衣冠南渡，带来了中原文化，滋润着这一方土地。在宋代，一代大儒朱熹在八闽大地开坛授徒，极大地传播了儒家文化。有宋一代，蔡襄、曾巩、陆游、辛弃疾这些名家，都在福州留下了足迹和声音。他们是传播和繁荣文明

的一代人，他们致力于当地文化的建设。正是他们的到来，为这片大地增添了生机和活力：“家有洙泗，户有邹鲁”“比屋为儒，俊逸如林”。跟随着前人的足迹，这里走出众多学者、作家和诗人。

八闽子弟也真的没有辜负先辈的期望。他们以自己的勤奋和智慧回报。福州后来成了东南的全盛之邦，获“文儒之乡”的美誉。史载，福州文庙保存的历代进士名录中，共有进士四千余名，其中有宋一代占了两千六百多名。在我有限见闻中，近代以来，福州人因好学和勤奋，造就了令世人瞩目的文化业绩：第一位“翻译家”是不懂外文的林纾，他在他人协助下“翻译”了百余部西方名著；第一位用外文写作文学作品的是陈季同，他的法文小说被翻译成英文、德文、丹麦文等多国文字，陈季同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演讲时，听众中就有罗曼·罗兰，于是他被写进了罗曼·罗兰的日记；再有，第一个翻译赫胥黎《天演论》的是严复，他为中国翻译界提出了至今仍是经典的“信、达、雅”的标准。

我本人也是在深巷的书声中告

别了童年。童年是如此令人怀念。难忘的是我幼年的记忆。我的家是平常人家，母亲是平常的乡间女子，没有上过学，不识字，甚至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。但她十分敬重文化，“敬惜字纸”是她给我们的最初的、也是始终的家训。母亲经常用雷公雷婆要打不敬字纸的人来“警示”我们。她目不识丁，却随时俯身捡拾有字的纸张。母亲一生有五男一女，家境虽是贫寒，却奇迹般地让所有的子女都读书识字。在福州，知书达礼、目光向着世界是一个传统。因为方言复杂而全民学习普通话，是一般的气象。记得作家张洁对我说过，在福州没有语言的障碍，福建是全国普及普通话的模范。

我常想，决定一个城市的悠久生命力的，不是铺天盖地的高层建筑，也不仅是异常发达的现代科技设施，而更应是它的历史文化。一篇《岳阳楼记》使一座城市天下闻名，历史悠久的岳麓书院，因为“惟楚有材，于斯为盛”也是如此。文化的传承是无形的，却是永恒的。幸好福州的三坊七巷给我们保留了这自豪的记忆。



江流如琴

储劲松

这一日，冷暖正好，气候温润似春朝。我站在引江济淮工程派河口泵站前方，望见泵站的主体建筑像一台巨大的钢琴，安放在茫茫水面正中，黑白两色琴键相间。从长江逆势而上的水，缓缓流经泵站，如同看似绵软实则有力的手指，拂动着琴键。耳边仿佛听见琴声袅袅。

冬阳和暖，披在琴身，铺于水面，洒到衣服和脸上。有一瞬间我有些恍惚，以为自己身在吴越，而非皖中。

江水流经安徽中部小城肥西，肥西随即幻化为秀丽婉约的江南。引江济淮工程长长的输水线行经之所，似桃花风轻柔拂过，长江与淮河之间广袤的大地上，柳烟青，土色润，田园新。一系列难题，譬如灌溉、饮用、江淮航运、巢湖水质与淮河水生态环境改善等等，迎了解题的时刻。

江水由南向北，跨原野，穿城镇，过村庄，翻越江淮分水岭，最后汤汤注入淮河。自《尚书·禹贡》起，到《史记·河渠书》和诸多史书中的“地理志”，再到北魏郦道元的《水经注》，诸多山川地理著作，哪一个作者会想到，水竟然会往高处流？长江中下游的江水，能翻山越岭行走七百多公里，汇入淮河？

水鸟在水面盘旋起落，从容捕鱼。依稀看见鸟群里有白鹭、豆雁、鸬鹚、斑嘴鸭。这些鸟儿是从巢湖飞来？从瓦埠湖飞来？从长江飞来？还是原本就栖息在肥西本地？

若是身生两翼，化作飞鸟凌空俯瞰，万里长江、千里淮河与引江济淮工程七百余公里河道，略似一个硕大的“工”字。上面一横是淮河，下面一横是长江，中间一竖是引江济淮工程。

建在安徽中南部的两座泵站，也即无为为市境内的凤凰颈泵站和枞阳县境内的枞阳泵站，像两个龙嘴，把长江之水吸入腹中，又吞吐出来，提升水位，然后分别经由兆西河线路和菜子湖线路，输送到巢湖。这一段引江水到巢湖，谓之“引江济巢段”。建在皖中的派河口泵站和蜀山泵站，先后两次提水，把江水引入瓦埠湖。这一段沟通长江和淮河，谓之“江淮沟通段”，安徽人又称之为“江淮大运河”。建在皖北和河南省境内的八座泵站，接力提水八次，最终让江水自然流进淮河。这一段谓之“江水北送段”。整个引江济淮工程，江水被抬高近四十米，输水线路总长七百多公里，惠及安徽、河南两省数千万人。

开挖一条大运河，沟通长江与淮河两大水系，并非今人才有的奇思妙想，古人早就有此宏图大志。在派河口水上服务区，合肥民俗文化研究者王老师告诉我，三国时曹操为攻打东吴，曾下令将士开挖江淮大运河，用来输送士兵、兵器和粮草。开挖之处位于江淮分水岭一侧的鸡鸣山。谁知在开挖过程中，土方“日挖一丈，夜长八尺”。也就是说，白天挖好的河渠，一夜之后又基本恢复了原样。反反复复多次，工程只好停工，留下曹操河这一遗迹。曹操河遗迹在今天的合肥市蜀山区小庙镇境内，千年沧桑之后，还剩下一条近八公里长的旱河。

曹操河虽然未能开挖成功，但安徽、河南两省人民沟通江淮的愿望持续至今。直到引江济淮工程顺利竣工，终于圆了这一千年梦想。长江之水通过各级枢纽和水道，在江淮之间奔涌。江水所经之处，福祉随之而来。

在肥西县上派镇，路遇一位从安庆嫁到这里的女士，正带着孩子在运河边散步。她满面春风地告诉我，以前他们家喝的是地下水，烧水时水壶里起一层水碱，水的味道有些苦涩，一直很不习惯。如今，在一百多公里之外，她喝到了来自长江的家乡水。家乡的水又漂亮又甘甜，还可以慰藉思乡之情。

同行一位来自亳州的朋友说，以前，地处皖北平原的亳州，人均水资源紧缺，

地下水超采严重，市中心水资源供需矛盾尤其突出。过去他家里经常停水，洗一次澡要攒几天的水。自几年前引江济淮亳州供水段试通水之后，江水由西淝河、茨淮新河北上，注入城南调蓄水库，解决了当地的供水矛盾，也有效遏制了地下水位的持续下降，改善了生态环境。皖北平原上一望无际的麦田，再也不愁灌溉。

引江水入淮河，让水往高处流，工程十分浩大，更是想象力、创造力、经济实力、建造技艺的完美结合。我以为，正如那个“工”字，引江济淮工程也是现代工匠精神的具体体现。肥西的作家朋友多次邀请我去看一看引江济淮工程，特别是看一看江淮大运河。他的语气是极自豪的。肥西我到过多次，住过烟水迷蒙的三河古镇，看过麻森森森的紫蓬山，欣赏过山南镇长庄村的十里风荷，在春秋时期吴楚争霸之战的古战场听过卢刚……但我站在派河口泵站跟前，远远望那一台锃亮的“钢琴”，望见浩渺无尽的江水，确实有些晕眩。当天下午，在高店乡，望见引江济淮淮河总干渠这世界第一大跨度钢结构渡槽，从江淮大运河上方凌空而过，并与之成十字交叉，望见眼底的那一渠水，在夕阳下绿如碧玉佩，心间的震撼，岂是一个惊字了得。

老子说水“几于道”，管子说水是“万物之本原也，诸生之宗室也”。人类史也是一部逐水、治水、与水和谐共生的历史。植物也是如此，遇水滋茂，离水枯槁。《诗经》里的草木，“蒹葭苍苍”也好，“绿竹猗猗”也好，“采采卷耳”也好，它们水汽氤氲，枝叶欣欣，全然是今日江南的气息，写的却是中原风物。商周时代的中原，气候润泽，并不似今天这般干燥。而今，江水福泽皖中、皖北和中原，让缺水的千里平原变成类似江南的鱼米之乡。

夜里，在繁华如都市的肥西县城漫步。四十年前，这里还素有贫苦之名。想到而今的肥西县，多年蝉联全国百强县。感慨系之。

转过街角，清幽月色之下，我忽然听见汽笛呜呜而鸣。江淮大运河上，一艘夜航巨轮正好驶过肥西。



中国画家春在田间，作者何海

大地

我与一座城

闽江自武夷山麓一路南下，开始是涓涓细流，江流蜿蜒，染绿了夹岸山峦。建溪、沙溪，诸多的碧水清滩汇聚于山城南平，遂成巨流。这一派流水，洋洋洒洒，直奔东海。所到之处，一路花香伴着果香，茉莉、缅桂、柑橘、龙眼、荔枝、芒果，铺天盖地的香气氤氲。花果香一路伴随，这就到了三塔鼎立的省城，但见闽江从城中悠悠流过。群山夹峙中，一泓清流，映照着这里的佛塔和寺庙。从那里传出了佛号弦诵之声。这就是我的家乡福州往日的风景，人称此乃有福之州。有一首古诗唤起了我旧日的记忆：

路逢十客九青衫，半是同窗旧弟兄。

最忆市桥灯火静，巷南巷北读书声。

这里说的是除了花香果香之外，

这些年火车的速度越来越快，乘车条件也日渐向好，十多个小时的车程缩短为两三个小时，车厢内少有拥挤现象。这是科技的进步，也是社会的发展。现在的我每次乘车都偏爱靠窗的位置，泡一杯茶，长时间地望向窗外，感受着列车在平原上的飞驰。眼前是天空中悬浮不动的云，铁道旁是一闪而过的山川河流与建筑、车辆。

即使在夜间乘车，我也依然喜欢坐在窗前。有同行的人问我在看什么，我难以回答。是看群山巍峨的轮廓吗？是看远处道路上稀疏的灯光吗？还是看座座村庄亮起的万家灯火？我说不上来，只觉得这一切都让我温暖又平静。

有一次，我旁边坐着几位外出打工的兄弟，四五十岁模样，每个人的行囊都不小。问其中一位，包里都装了啥？他说都是些被褥衣服。我跟他开玩笑说，里面肯定还有什么别的好东西。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说：是的，还有很多玩具，都是给孩子买的。午饭时候，兄弟几个拿出泡面，每人还有一颗鸡蛋，一看就是早有准备。他们问我有没有吃的，我说还不饿。话音未落，其中一人拿出一桶泡面塞给我。闲谈中，我也会问他们打工赚钱如何。他们开心地说：嘿嘿，有钱没钱，回家过年嘛！

回家，这个美好的词语，可并非每个人都能品尝到其中的滋味。

几年前，我从一个遥远的地方返乡过年。火车在高原上缓缓前行，车外是起伏连绵的群山，还有漫天的雪花。火车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，天空从亮到暗。我头疼得厉害，坐卧不安，索性站在车厢连接处，凝望远方。车外尚未黑透，风景影影绰绰，又好像有人影在晃动。果然，我猛地看到茫茫风雪中，有几个人挥舞着手电。

我问列车员这么寒冷的天气外面的人在做什么。列车员平静地说，他们是电力检修人员。这简单的一句话，在那一刻一下子击中了我。我心中一动，鼻子甚至有些发酸。在所有人都在奔向温暖的家的时刻，总有一些人在默默地撑起一片片天，护卫着千万人归家的路。

这无声的暖，在那个风雪茫茫的归家路上，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前行的力量。回家的脚步里有踏实的美好，而心中更有传递温暖的感动。



回家路上

陈涛

对每一个身在异乡的人来说，没有什么比春节回家更重要的事了。

十八岁后，我曾无数次往返于故乡与异乡之间。但即便二十多年后，我仍清晰记得第一次春节回家的情景。那是1997年的春节，由于外出求学，人生中第一次离家几个月之久。终于放寒假了，乘很久的汽车回到家中，身挎大包，头发长乱如杂草，口袋里是仅剩的十元生活费。那天，奶奶早早在家门口的马路边等我。我向她招手，快步走向她，她笑得开心。进门时，她在我身后默默抹起了眼泪。

我时常想，成年人之所以对家和故乡有着执着的渴望，有着无论如何都要回去的念想，是因为家是人生的起航地，同时也是充电桩。唯有回到那里，我们的身心才能得到最大的慰藉，从而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愈发地自由舒展、蓬勃生长。

我的家在北方平原，工作生活的地方离家五百多公里，火车是惯常的交通工具。想起还是乘坐绿皮火车的时候，要在车上待十多个小时，由于买不到坐票，只能和许多同样窘迫的朋友挤在车厢的角落里。有一次实在困极，心生一计，直接钻到座椅下面迷糊睡着，后来还是被拖地的列车员叫醒。钻进容易，钻出来难，实在窘极。

写对联 读对联

朱昌勃

我爱读对联。好的对联，是哲理的写照，是情志的感召，有深度，耐品读。每当看见好的对联，我便会静读静思，甚至以指当笔，伸掌默写。

我爱读对联，始于少年。那是读小学的时候，我看见伯父家墙上挂着一副竹刻对联：“学海无涯勤是岸，青云有路志为梯。”我久久凝视，伯父见状，拍拍我的头说：“看懂了吗？”我点点头。伯父又说：“你要记住两个字，一个是‘勤’，一个是‘志’。一个人勤而有志，何事不成？”接着，伯父拿来了笔和纸，要我抄写了这副对联。

伯父的话，意味深长。我牢牢记住了这副对联。那是我接受的第一堂对联文化课。自此，从小到老，每到一处，见联必读。

有一次，我在一个公园游玩，在一个百花亭前看见一副对联：“落花天气无边醉，遇雨林岚一片醒。”在这副对联前，我沉思许久。这看似是遇景生情的对联，却富有哲理，耐人寻味。一个“无边醉”，一个“一片醒”，这是两种不同的人生生态。在“落花天气”与“遇雨林岚”两种人生环境中，人该如何活着？“醉”当怎样？“醒”当如何？自当好好领悟，好好思索……

还有一次在旅途中，我看见许多游客在仰读一副对联：“大肚能容天下事，欢喜能解今古愁。”简简单单十余字，清清楚楚一条理：为人要大度大量，要阳光、要乐观。

书赠对联、珍藏对联，是我国颇具特色的文化现象。曾有一位朋友知道我是

对联爱好者，书写了一副给我：“眼里有余闲登山临水吟咏，身外无长物布衣素食琴书。”这副对联意思明了：心思澄澈如水，无贪心，无杂念，自乐平生。我如获至宝，将其裱挂家中，大有蓬荜生辉之感。

每到春节，各家门前都张贴着大红春联，其内容大都是祈福求寿、求兴求财的祈愿。到城市社区走一走，到农村门庭瞧一瞧，到处门前闻墨香，到处门前闪红光，到处门前喜气洋洋。更可喜的是，现在许多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，每到春节前夕，会来到街巷、村庄书赠春联。我的小孙女也是一个书法爱好者。她从八岁起，每年春节前夕都会随书法老师到农村书赠春联。我为此十分欣慰。

说到春联，就要说说今年读春联的感受感悟。今年春节，气氛尤为热烈。书写张贴春联，成为一种普遍的迎新迎春风尚。不少春联，既有喜庆感，又有时代感。像“大美风光鸿运随春到，美好时代财源顺意来”等，抬眼可见。今年是龙年，小区里一副“龙”味十足的春联，很是抢眼。上联是“快马加鞭威风凛凛”，下联是“金龙昂首气势腾腾”。联意一看便懂：龙腾虎跃，喜喜乐乐，龙马精神，红红火火。

